

伙炭開放計劃 見證火炭藝術圈的有機生長

走入大型超市隨處可見各類有機產品：有機蔬菜瓜果、有機奶製品、有機紡織品、有機化妝品等。有機產品憑藉沒有人工合成化合物的好口碑，成為時下環保與健康的代名詞。而當我們發現某事物的各部分之間配合無間得像一個完整的生物體時，也常常會形容它們之間有機地聯繫着。通過以上描述，你或許能夠感受到「有機」這個化學概念作為形容詞象徵着健康和協調，但你能否想像怎樣的藝術創作環境才可以稱得上是「有機」？如果不能，今明兩日下午舉行的「2014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將向你展示一個有機的藝術生態圈。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倩



■伙炭藝術村董事會主席周俊輝向記者展示今年開放計劃中將展出的油畫作品。



■每當藝術工作室要開放，藝術家們就會將未來完成的畫作、工具以及雜物藏在隱匿處。



■文晶瑩嘗試用藝術回應房價問題，在工作室內開賣自製「磚頭」，為伙炭未來發展籌資。



■華聯工業中心B座內一間藝術工作室展出幾位香港藝術家以聲音、玻璃纖維等媒介創作的作品。

火炭作為沙田新市鎮中的工業區，周遭有五金鋪、傢具鋪、印刷廠等便於藝術家購置原材料進行創作的店鋪，加上房租與香港其他地區相比較為便宜，因而逐漸成為香港藝術家的聚集之地。火炭工業區吸引了大批藝術家匯聚於此，他們創建自己的藝術工作室，慢慢形成今天的「伙炭藝術村」。

開放計劃的起源

據現任「伙炭」藝術村董事會主席周俊輝回憶，藝術工作室的開放計劃從火炭地區有藝術家進駐起就一直存在，已經舉辦了14年。第一次「開放」是在2001年，當時的「火炭」還不是「伙炭」，是「老火新炭」。整個火炭工業區在2001年只有五間藝術工作室，部分拓荒者是老一輩的藝術家，剩下的全是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用周俊輝的話說，那時年輕的他們是一班躲在火炭工廠裡畫畫的「窮鬼」。

而當時不定期舉辦的「開放計劃」對於火炭的藝術家而言是大學期間某些習慣的延續。「開放計劃」讓藝術家們可以像學生時代那樣湊在一起討論作品、分享觀點、尋找靈感。回想舊日的歡樂時光，周俊輝笑着說：「剛開始時不過是朋友間的茶敘，想甚麼時候展就甚麼時候展，大家在一起玩得很開心。」直至2003年，「開放計劃」仍只是十到二十人間的小型聚會。

時至今日，火炭工業區內散落着超過三百位藝術家，他們從事不同形式的藝術創作，繪畫、雕刻、陶藝、攝影、樂隊、混合媒介等，不一而足。工作室也從最受歡迎的華聯工業中心擴散至華樂工業中心、豐利工業中心等近二十座工廠大廈。而「開放計劃」也不再是圈內活

動，藝術工作室早已集體對公眾開放，固定在每年一月舉行，參與開放的工作室有九十間以上。火炭工業區像一個埋藏着無數寶藏的大迷宮，每年來尋寶的人數均有所增長，去年在開放時間內竟有超過兩萬人次前來參觀，遠遠超出藝術家們的預期。今年，「開放計劃」增設了導賞團、座談會、工作坊等活動，以期進一步加強藝術工作者與公眾間的互動。

形成有機藝術生態圈

從小型茶敘發展為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周俊輝認為2007年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那一年，我還在和另外兩個藝術家合租，卻意外得到地產商提供宣傳贊助，還有一個畫廊直接在華聯工廠買了一個單位來做畫展。」此後類似的贊助接踵而至，甚至有地產商為「開放計劃」提供港島線全線的燈箱廣告。

獲得贊助是好事，可火炭的藝術家們也擔心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文晶瑩是常駐火炭的藝術家，她說：「我們原本都以為火炭會像紐約一樣，畫廊湧入，房價高漲，現有的工廠會倒閉，藝術家被迫搬遷，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除華聯工業中心以外，火炭工業區周邊的房價增長率與其他地區基本持平。」

畫廊和地產的威力並沒有藝術家們想像中的大，成就了一個有機生態藝術圈的形成。遊走在不同的藝術工作室之間，你輕易便能看見堆放如山的貨架、赤膊工作的工人師傅，可以聽見「轟隆轟隆」的機械運作聲或「乒乒乓乓」搬運貨物的聲響。因為這裡除了藝術工作室以外，建築公司、燒豬場、腸粉場、焊接廠也都正常運



■藝術工作室與工廠往往只有一牆之隔，這就是周俊輝口中的有機共存。



■周俊輝的藝術工作室不對外開放的時候，他會在此進行顏料實驗。

作。周俊輝稱這種看似光怪陸離的狀況為「有機生存」，他解釋說：「不同行業共用同一空間的狀態比較健康。我們和大廈裡的工廠一起幫襯這裡的五金鋪和食堂，如果火炭工業區變成一個只有藝術家的藝術村，無論多少藝術家去幫襯五金鋪，它也會生存不了。」也正因大量工廠仍保持運作，火炭地區的工廈才不能被輕易地收購與「改造」，工廈的租金相對也較低。從這個角度來看，工廠和藝術工作室的關係是有機結合，相互依存。

着眼現在 放眼未來

為了更好地籌劃開放計劃，「開放計劃」籌委會成立了。籌委會和各個工作室之間並不是從屬關係，參與開放計劃的藝術家對參展的主題、工作室的佈置和講座的内容有着絕對的話事權。籌委會的成立將零散的「伙炭人」凝聚在一起，成為一個有權在立法會投票的正式組織，這意味着「伙炭」藝術村的內部也開始有機生長。內外兼修的「伙炭」藝術村發展日臻完善，「開放計劃」在前年得到民政事務局藝能發展資助計劃的支持後更是愈辦愈精彩，那麼未來「開放計劃」應該如何發展？

周俊輝建議將一個月的開放計劃分佈於全年，通過舉辦形式多樣的活動來加強藝術與公眾的聯繫。其次，由於火炭地區的藝術工作室增加速度過快，大家無法深入了解每間工作室的發展情況，因此他提出為「藝術家」們開辦導賞團，透過導賞團增進藝術創作者之間的溝通互動，找回「開放計劃」的初衷。

東·西 美好生活

文：余綺平



一九二八年全球經濟出現大蕭條，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當時向劍橋大學畢業生演講說：「到你們年老的那一天，如今所湧現的經濟困難都可迎刃而解。」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能令生產量持續和穩定地增長，到那時候，財富會過剩，工人可享受用豐富的資源，他們每周只需上班十五個鐘頭，餘下的時間，可以享受美好人生，如：繪畫、閱讀，去劇院欣賞芭蕾舞。

事隔八十多年，凱恩斯的預言落空，他答應帶領劍橋學生前往的那個「樂土」（Promised Land）遙不可及。資本主義制度最後導致銀行家貪婪無恥，地產市道一沉不起，去年佔領華爾街的行動仍歷歷在目。

追求美好生活是天經地義，可惜人心不足。世人究竟要擁有多少錢才可以享受到美好生活？英國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斯基德里史奇（Robert and Edward Skidelsky）兩父子最近合作出書《要擁有多少錢才足夠？》（How much is Enough?），書中指出，美好的生活與持續的經濟增長無關。

凱恩斯創立宏觀經濟學理論，主張政府干預經濟市場。他的思想當年確實促成了美國新政治，將美國帶出經濟大蕭條。但《要擁有多少錢才足夠？》反駁：「市場是視乎需要，不能人為。」

該書列出一名單，解釋「美好生活」所需的基本事物，包括：健康、安全感、受尊重、性格隨和、自然界協調、友情和悠閒等，這些，都與金錢沒有直接關係。

過去四十年，持續和穩定的經濟增長，

的確令人們的收入以數十倍增加，但擁有上述「美好生活」的條件卻愈來愈少。例如，打工仔職位得不到保障，生活誠惶誠恐，沒有安全感。科學雖然昌明，治療肺癌的藥物使死亡率減低，但自然界遭受破壞，四周環境損害了人類健康。踏入數碼年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離，談不上友情親情。

打工仔薪水增加了，卻成為「卡奴」，整天為繳卡數為供樓而愁眉不展。究竟，我們要賺多少錢才感到滿足？

《要擁有多少錢才足夠？》認為，錢，只要能應付日常生活「需要」，已經足夠。「慾望」和「需要」之間，應作出區別；可惜世人不懂得「自我約束」，貪得無厭。

英國《衛報》一篇介紹《要擁有多少錢才足夠？》的評論文章說，《聖經》舊約全書〈出埃及記〉裡，以色列人逃離埃及後，在荒漠中獲得神賜食物。那些食物像細小鱗狀的東西，從天而降，如露水一樣覆蓋大地。摩西引述耶和華的說話：「你們要按着各人的食量收取，不可多收。」以色列人不聽警告，結果，有人貪心把多收的食物留到早晨，就生蟲發臭，激怒了摩西。

文章指出，《聖經》早有啟示，夠吃就可以了，貪心者不會有好下場。

除舊迎新之際，祝願世人知足常樂，生活美好。

集古大成 上海博物館藏虞山畫派藝術展揭幕

上海博物館藏虞山畫派藝術展日前揭幕，上博在豐富的館藏作品中選了王鑒、王翬兩位大家，以及他們的弟子如薛宣、楊晉、宋駿業、顧昉等共計92件/組作品展出。展覽將持續至3月2日。

清代畫學家、畫家方薰在《山靜居畫論》中指出：「國朝畫法，廉州（王鑒）、石谷（王翬）為一宗，奉常祖孫（王時敏和王原祁）為一宗。」後來即將王時敏、王原祁及其傳人稱為「婁東派」，王鑒、王翬及其傳人稱為「虞山派」，構成畫史上的「四王」。他們共同繼承與發揚傳統文人畫的精髓，在筆墨的經營與整合中，開拓了新的境界，是清初繪畫藝術的重要代表。

被譽為「後學津梁」的王鑒，不僅得董其昌嫡傳，且能自出新意，倡導兼融南北二宗，形成了鮮明的自身特色。弟子王翬在其親授之下，轉益多師，形成「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的畫學理念。王翬功力全面，畫藝超絕，為清廷皇室所推崇，成為當時飲譽南北的「畫聖」，受其畫風影響者以及門徒眾多。「虞山畫派」影響深遠，清代中晚期的奚岡、戴熙、陸恢、吳谷祥、顧麟



■王翬重江疊嶂圖卷（部分）

■王鑒雲壑松蔭圖軸



獲最崇高學術榮譽 饒宗頤成首位「桂冠學人」

著名漢學家饒宗頤獲獎無數，早前香港大學錦上添花，將校內最崇高的學術榮譽「桂冠學人」授予饒公，讚揚其非凡學養及傑出的學術成就。此前饒公已獲多所著名學院頒授榮譽博士學位、法國遠東學院院士、法國文化部頒授了「藝術及文學軍官勳章」等頭銜，去年更獲法蘭西學院美文與銘文學院外籍院士美譽。

「桂冠學人」榮銜於2013年成立，授與具顯赫學術成就並有淵緣的世界傑出學者，獲嘉譽者不僅於其學問領域卓然成家，更具有劃時代的影響力。港大教育學院講座教授程介明讀誦詞時指，饒公對學問鍥而不捨的追求、嚴謹的治學態度和高尚的個人修為，賦予了香港大學校訓「明德格物」深刻的意義。他說：「饒公待人誠懇、真摯、慷慨，毫無學術以外之計較，從不涉及學術

紛爭，體現了『圓融無礙』，作為一位長者，饒先生堪稱『心無罣礙』。」

主禮嘉賓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許嘉璐教授則讚揚饒公對中華文化有偉大的貢獻，其一生均展示了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和5000年文明的逐代積累與提升；個人具備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懷、對研究與工作的無我投入，將啟發往後無數的中華學人。「饒先生道、德、仁、藝四者俱，非桂冠之榮無以表之。」

文：笑笑



■饒宗頤教授（中）接過「桂冠學人」榮譽。